

<<人生课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人生课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1136652

10位ISBN编号：730113665X

出版时间：2008-7

出版时间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张岱年

页数：22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人生课>>

### 内容概要

“北大大课堂系列”：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，许多新思想，新知识，新方法从这里源源不断地产生，并由北大的课堂辐射到海内外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，他们闪烁的思想光辉凝聚着学术的尊严，蕴涵着知识的底蕴，呈现着精神的魅力，成为大众学术普及读物的精品和终生进修学习的首选。

## 作者简介

张岱年（1909-2004），字季同，别号宇同，原籍河北献县，世界著名哲学家，哲学史家，国学大师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。

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，1936年写成名著《中国哲学大纲》。  
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。

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。

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，张先生被推为会长。

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。

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，桃李满天下。

2004年4月24日，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，不幸逝世，享年95岁。

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、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。

<<人生课>>

书籍目录

第一课 仁 第二课 兼爱 第三课 无为 第四课 有为 第五课 诚及与天为一 第六课 明心 第七课 践形 第八课 义与利 第九课 命与非命 第十课 自然与人为 第十一课 欲与理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课 仁 《论语》云： 子贡曰：如有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，何如？  
可谓仁乎？

子曰：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

尧舜其犹病诸！

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

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

（《雍也》） 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便是孔子所规定之仁之界说。

以此二句为孔子所定仁之界说，理由有三：第一，一般问仁，孔子都是就各人之程度予以指点，仅说仁的一方面，以便易于实行。

今子贡既说出较仁更高的境界，而误认为仁，则孔子自不得不说出仁之全义，以见仁之全义尚不及此境界，而不能仅只说出仁之一片断了。

第二，“夫仁者”三字，颇似立界说的形式，他处论仁，皆不用夫字。

第三，《论语》中其余言仁各条，含义都不若此条之深广，其意旨都不出此条之范围。

所以此条所说，是可以看作孔子所讲仁之界说的。

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，是圣的境界，较仁为高。

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乃是仁的本旨。

“立”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；“达”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。

自己求立，并使人亦立；自己求达，并使人亦达：即自强不息，而善为人谋。

简言之，便是成己成人。

“能近取譬”，则是为仁的方法，即由近推远，由己推人；己之所欲，亦为人谋之，己之所不欲，亦无加于人。

仁之本旨，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所以根本上是爱人的。

《论语》云： 樊迟问仁，子曰爱人。

（《颜渊》） 但孔子言爱，注重有实益于人。

孔子曾说： 爱之能勿劳乎？

忠焉能勿诲乎？

（《宪问》） 所以仁不仅是爱而已，并且仁者有时亦恶人。

孔子说： 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

（《里仁》） 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，好仁者，无以尚之。

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

（同上） 仁者本爱人，而对于不仁之人，则不得不恶之，使其不得影响自己。

唯仁者为能得好恶之正。

可以说仁乃“爱仁以德”，而非“姑息之爱”。

仁乃欲成己成人，然姑息之爱，或反足以误己误人。

故仁虽包含爱，而不是单纯的爱。

仁以己立而立人为要，而求“立”必须循礼。

孔子曾说： 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。

（《尧曰》） 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

（《泰伯》） 所以实行仁德，必自约以礼。

《论语》云： 颜渊问仁，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

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

颜渊曰：请问其目！

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

颜渊曰：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！

（《颜渊》） “克己复礼”，便是以礼自律，自约其身，使合于礼；视听言动，莫不循礼。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必如此，方能自立而立人，所以是为仁之方。

《论语》又云：仲弓问仁，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；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

仲弓曰：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！

（同上）“如见大宾”，“如承大祭”即是恭敬循礼。

“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，便是天下归仁。

《论语》又云：樊迟问仁，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

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

（《子路》）“居处恭，执事敬”，也便是“克己复礼”。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即所谓恕。

“与人忠”，即所谓忠。

忠恕即“能近取譬”之道，皆仁之一方面。

孔子甚注重恕。

《论语》云：子贡问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

子曰：其恕乎！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（《卫灵公》）恕是一个根本的生活准则。

《论语》又云：子曰：参乎！

吾道一以贯之！

曾子曰：唯！

子出，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

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

（《里仁》）曾子以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，忠恕即仁。

忠是尽己之心力以助人，恕是不以己之所恶施于人。

忠是积极的，恕是消极的。

合忠与恕，便是仁。

《论语》又云：子张问仁于孔子。

孔子曰：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

请问之，曰：恭，宽，信，敏，惠。

（《阳货》）恭即循礼；宽信敏惠，乃忠恕之所含。

宽信是恕，敏惠是忠。

仁是“立人”“达人”，所以必须实际有益于人，方称为仁。

如仅洁身自好，无害于人，尚不足为仁。

《论语》云：宪问……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

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！

（《宪问》）“克伐怨欲不行”固为难能，但实非有助于人，所以未足为仁。

并且仁乃己“欲”立而立人，己“欲”达而达人，乃是因己之所欲，以推人之所欲，仁不是要无欲。

仁是立人达人，故为仁必须真诚实在地力行；不能真诚实在地力行，则既不能自立自达，更不能立人达人了。

所以仁又包含力行不作虚言的意思。

《论语》云：问仁，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

（《雍也》）司马牛问仁，子曰：仁者其言也切。

曰：其言也切，斯谓之仁矣乎？

子曰：为之难，言之得无切乎？

（《颜渊》）仁者唯真实力行，不肯取巧，亦不肯多言；不避难而就易，更不事空谈。

《论语》又云：子曰：仁者必有勇。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（《宪问》） 《中庸》亦述孔子之言云： 力行近乎仁。

必能力行，方能为仁。

故仁者必勇，无勇则根本不能为仁了。

孔子又说： 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

（《学而》） 刚毅木讷近仁。

（《子路》） 刚毅木讷，则能真实力行，故近仁。

巧言令色者，不欲真实力行，而欲以巧伪赢得人心，实非有意立人达人，故远于仁。

仁者实必有所作为，虽然不能“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”，但必有立人达人之行为。

孔子所认为仁者，皆实际有过人之表现的。

孔子对当时人皆不许为仁者。

其所许为仁人者，是微子、箕子、比干、伯夷、叔齐及管仲。

此数人都是能真实力行，而有非常之表现者。

孔子称管仲“民到于今受其赐”，以管仲能推其立人达人之心，不轻于死而图有以利民，故谓之仁

。 人莫不欲立，人莫不欲达，只要能推己及人，自己求立达，而亦助人立达，便是仁。

所以仁是平实简易的。

孔子以为行仁实不难，人人皆可实行。

孔子说：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

我未见力不足者。

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

（《里仁》） 仁远乎哉？

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

（《述而》） 人人皆有力助人，所以人之不为仁，并非力不足，只是有力而不用。

人只要去其自私之心，而真实的力行忠恕，便是仁。

孔子对于仁极其重视，认为仁是不可须臾离的行为准则，虽在危难急遽之时，亦不可违仁。

孔子说： 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

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

（《里仁》） 为求仁，更可以死赴之。

孔子说： 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！

（《卫灵公》） 达到仁的境界，生活方为有价值；不能仁，则其生活实无价值。

宁为求有价值之生活而死，虽死而得到不朽；否则虽生亦无意义。

生活之性质上的提高，比其数量上的延长，远为重要。

真能行仁，真能达到仁的境界，便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快乐，一切恐惧烦闷，都已消灭，唯一种快慰充满了内心。

仁的生活，乃是一种至极快乐的生活。

孔子说： 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

（《里仁》） 仁者不忧。

（《子罕》） 能仁则无人而不自得，内省不疚，毫不忧闷。

孔子又说： 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

仁者安仁。

（《里仁》） 唯仁者为能久处约而不滥，久处乐而不淫，健行不息，自有常则，而不随环境转移

。 仁的本旨，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

此意谓的仁，总以上所述，可以说包括三方面：一忠恕，二克己复礼，三力行。

忠恕是由内心以推己及人；克己复礼则是以社会之行为规范约束自己；而忠恕与克己复礼皆以力行为基本。

克己复礼亦正是行忠恕之道，对人尽礼，也便是尽忠尽恕。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是仁的中心意谓。

此意谓尚可加以更进一步的解析：一、仁是一方自强不息，一方助人有成，是人己兼顾的。

二、仁可以说包含对别人的尊重。

三、仁是由己及人，仍以自己为起点。

四、仁固包含情感上的爱及物质生活上的扶助，而更注重道德上的励导。

仁固注意别人生活的维持，而更注意别人道德的提高。

仁者对于别人的爱助，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有德行有成就的人。

此种意谓的仁，是生活之最高的道，也是最高的德。

德与道是相联系的，有得于道谓之德。

最高的德，便兼涵诸德，诸德皆此最高的德之一要素，或达到此最高的德之途径。

仁兼涵诸德，如忠、恕、礼、恭、敬、勇等。

但仁非全德之名。

所谓全德之名，即诸德之总称。

而仁非诸德之总称，其本身亦自为一德。

不过是最高的德，所以兼涵诸德。

根本的原则，含蕴较小的原则；同例，最高的德，亦含蕴较低之德。

仁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，不玄远，无神秘，而有丰富意蕴。

孔子对于中国思想之贡献，即在阐明仁的观念。

孔子又尝说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

（《述而》）道之主要内容即是仁，德是行道而得诸己，德不仅是仁，而仁是最高的德。

艺即礼乐，乃为仁之具。

四者分之各有所指，合之有其统一。

孔子又甚注重“义”的观念。

所谓义，即是宜，即是当然，应该之意。

孔子认为人须依义而行，即人的行为须合乎当然的准则。

应该做者，即做；不应该做者，便不做。

只需问事情的应该不应该，不可顾念、一己的私利，孔子说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

（《里仁》） 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

（《为政》） 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

（《里仁》） 君子处世，无所必从，无所必违，唯以义为标准。

见应该做者即勇为之，而不顾虑个人一时之利害。

义即当然的准则，而此当然准则之内容为何？

实即是仁。

仁便是人生之最高的当然准则。

依义而行，实即是依仁而行。

所以，在孔子，仁与义不是并立的二德，而只是一事。

在孔子，义的观念，实与道、德、善等观念同列，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德。

孔子尝说：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

（《述而》） 义与善的意思甚为相近。

义与善之内容，便是仁。

到孟子，乃以义为一德，与仁并立了。

孔子又重“知”，常以仁知并举。

孔子云：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

（《里仁》） 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

知者动，仁者静。

知者乐，仁者寿。

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（《雍也》） 最高之人格为圣者，其次为仁者，又其次则为智者。

仁者安于仁，智者则知仁为利而行之。

《论语》又云：子曰：“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？”

”对曰：“未也。

”“居，吾语女。

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。

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。

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。

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。

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。

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

”（《阳货》） 仁可有愚之失。

孔子又云：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乐之者。

（《雍也》） 知者利于仁而行之，由知之而进于好之，乐之，便能安于仁，而为仁者了。

仁且知，而有大功于众人，便是圣人。

圣之境界，在仁之上。

《论语》云：子曰：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

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

公西华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

（《述而》） 前引孔子答子贡之问，以“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”为圣。

孟子尝述孔子、子贡之事云：昔者，子贡问于孔子曰：夫子圣矣乎？

孔子曰：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，而教不倦也。

子贡曰：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

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！

（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） 子贡以仁且智为圣，或亦根据孔子之言。

“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”，亦可谓仁智之极。

圣并非一德，而是完全人格之称。

德无不备，明哲绝伦，而能拯济生民，乃称为圣。

圣是最高人格之名称，而非生活的准则。

孟子发挥孔子的思想，亦以仁为人生之第一原则；而又极注重义，仁义并举，以为生活行为之基本准衡。

孔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仁，孟子哲学的中心观念则是仁义。

孟子讲仁，大意与孔子相近，但多从心性方面来讲，以为仁即是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之发展。

孟子说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

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

……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

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

……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

（《公孙丑》） 不忍人之心，或恻隐之心，以今日的名词来说，即是同情心。

人莫不有同情心，同情心即仁之萌芽。

发展扩充固有之同情心，即可达到仁。

孟子更以为人皆有所爱，扩充其爱，并其本所不爱者而亦爱之，便是仁。

孟子说：仁者以其所爱，及其所不爱；不仁者以其所不爱，及其所爱。

（《尽心》） 仁即是由近推远，乃同情心之发展，亦可以说是爱之扩充。

孔子以“能近取譬”为求仁之方，孟子亦以努力推己及人为求仁之道。

他说：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

（同上） 求仁在于强恕，勉力实践恕，久之便自能达到仁了。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孟子又以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，人必实践仁，方成其为人。

仁乃是做人的道德。

孟子说：仁也者人也，合而言之道也。

（同上）仁是总合而言之道。

为人之道，析之有几，总合言之，只是一个仁而已。

仁是最高的总原则。

仁固是第一原则，尚有第二原则，就是义。

仁与义都是基本的实践准则。

孟子说：仁，人之安宅也，义，人之正路也。

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

（《离娄》）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。

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

（《告子》）仁是人之所以存心，义是人所必由之路。

孔子言仁，注重行为，仁是行为之准则；孟子言仁，则颇注重内心态度，仁是内心所当有之态度，义方是行为所应循之准绳。

孔子所谓义，只是当然之意；孟子所谓义，则是自己裁制之意，不顾一己利害，决然毅然自己裁制其行为，便是义。

孟子以不忍说仁，以不为说义。

孟子说：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。

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。

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。

人能充无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

（《尽心》）不当为则不为，当为则为之，便是义。

孟子更就人伦讲仁义，以为仁的基本是亲亲，义的基本是敬长。

他说：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

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

亲亲仁也，敬长义也。

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

（同上）推其亲亲敬长之心于天下，便是仁义了。

仁之发端是亲亲，但仁不仅是亲亲。

孟子又说：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；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

（同上）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。

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。

尧舜之知，而不偏物，急先务也。

尧舜之仁，不偏爱人，急亲贤也。

（同上）合而言之，仁包含亲与爱；分而言之，则仁、亲、爱各有限界。

对物只是爱之而已；对人则不仅爱之，而更行忠恕；至于父母，则又不仅行忠恕，而更亲之。

泛言之，亦可以爱言仁，仁是无所不爱的，但实际上则不能遍爱一切人，而以亲贤为先。

孔子言杀身成仁，孟子则言舍生取义。

孟子说：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

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

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。

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

（《告子》）所欲有甚于生者，即是义。

所恶有甚于死者，即是不义。

为实行义，虽牺牲生命亦所不顾。

当为之事，虽杀身亦为之；不当为之事，虽受死亦不为。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义实在生之上，虽死而能取得义，便已得到不朽的生命。

实行仁义之极，便能毫不勉强，自然合于仁义。

孟子说：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

（《离娄》）能达此境界，便是圣人。

孟子说：规矩，方圆之至也；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

（同上）圣人便是实行人道，圆满无憾的。

孟子又有践形之说。

他说：形色天性也。

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

（同上）天性皆由形色而显现，无形色亦无以见天性。

使形色皆为天性之表现，此乃道德修养之极致，如此方为践其形，如此其形体方可谓得到充分之发展

。

能至形色天性之境界，而达到生活之最高境界了。

最伟大的人格，亦称为大丈夫。

孟子说：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

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

（《滕文公》）大丈夫便是有极深的道德修养，而达到生活之最高境界的人。

孟子又讲浩然之气，实行仁义以达到生活之最高境界时，便有所谓浩然之气。

孟子说：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

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

曰：难言也。

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

其为气也。

配义与道，无是，馁也。

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

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

我故曰：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

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

（《公孙丑》）浩然之气，便是非常盛大刚强、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。

气是什么呢？

孟子曾说：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

（同上）气即是所以充满此身的。

人的形体，充满了气；如能养之，则觉得我之气，渐渐扩大，成为浩浩荡荡的，上极于天，下蟠于地

，而充塞于天地之间，天地之大，都被我的一气所充满。

这是一种神秘经验。

气本充一身，善养之则不唯充于体内，而亦充于体外，即内外合而为一了。

如何养气？

仍在于实行仁义。

此浩然之气，是与义道为偶的，与义道相待而相成，乃是“集义”之结果。

集义便是积善。

“袭而取之”便是不实际做功夫，取得外表形似，其气馁而不能刚大。

扩充之道，在“必有事焉”，勿忘，而亦不可助长，应任其自然发展。

如是涵养既久，行无不慊于心，则自然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了。

气乃是充乎体的，今乃塞于天地，即觉得与天地合而为一了。

孟子又说：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

（《尽心》）万物各有特点，万物的特点都具备于我身，自反而觉其实然，则一切烦恼俱已消灭不见，而获得了最大无上快乐。

## &lt;&lt;人生课&gt;&gt;

达到此境界，不只个人有至高的快乐而已，更有极大的感化力，能使他人受感而迁善。

孟子说：夫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日小补之哉？

（同上）有最高修养之人，所行经之地，人无不受其感化；所居之处，其化如神。

动静乃与天地相应，实大有益于世，非止小补而已。

所谓浩然之气，所谓与天地同流，实质上不过是幻想而已。

孔子思想以仁为中心，虽由行仁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，但毫无神秘。

孟子则由仁义达到一种有神秘性的精神生活。

这种自我夸大的神秘主义，仅仅是空虚的自我安慰而已。

孔子最注重行为，不甚讲心，孟子则较孔子更注重个人的内心生活之培养。

在孔子以后，孟子以前，有墨子、杨朱之思想。

孟子虽以“距杨墨”为己任，然亦颇受杨墨之影响。

墨子最崇尚义，孟子的注重义，将义与仁并举，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。

杨朱最重自我，孟子的注重个人，大概是受杨子的影响。

但墨子贵义，而以为义即是利；孟子则严分义利。

杨朱只重自我而已，孟子则重培养个人之精神生活。

要之，孟子是以孔子思想为基本，吸取杨墨之长处，而加以改造。

孟子以后，论仁义最晰者，为汉代董仲舒。

董子以对人对我分别仁义，爱人为仁，正我为义。

董子说：《春秋》之所治，人与我也。

所以治人与我者，仁与义也。

以仁安人，以义正我。

故仁之为言人也；义之为言我也。

言名以别矣。

仁之于人，义之于我者，不可不察也。

众人不察，乃反以仁自裕，而以义设人，诡其处而逆其理，鲜不乱矣！

是故人莫欲乱，而大抵常乱，凡以暗于人我之分，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。

是故《春秋》为仁义法：仁之法，在爱人，不在爱我。

义之法，在正我，不在正人。

我不自正，虽能正人，弗予为义，人不被其爱，虽厚自爱，不予为仁。

……质于爱民以下，至于鸟兽昆虫，莫不爱，不爱，奚足为仁？

仁者，爱人之名也。

……义者谓宜在我者。

宜在我者，而后可以称义。

故义者，合我与宜，以为一言。

以此操之，义之为言我也。

……仁主人，义主我。

……君子求仁义之别，以纪人我之间，然后辨乎内外之分，而著于顺逆之处也。

（《春秋繁露·仁义法》）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